

联辉。

陈宗器先生是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早年曾去西北和罗布泊考察。他于1960年去世，我对他不熟悉，但陈伯母和我母亲关系密切，他的女儿陈雅丹和我姐都学美术，她们有很多联系。

陈雅丹在新浪网开的博客“雅丹小屋”<http://blog.sina.com.cn/chenyadan>深受人们欢迎，我读到她的“科学与艺术的对话”深受启发。她是一名艺术家，沿着父亲的脚步，大力推动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立项研究的提案，写了《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去过西藏和南极探险。

受株连致死的真菌学科学家邓叔群

邓叔群先生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关村14楼102号，对门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戴芳澜，而他当时是副所长。因为他们和家父都是生物学部学部委员，自然彼此都比较熟悉。

邓叔群是戴芳澜先生邀请到微生物所工作的，戴伯伯请来的当然是学术水准高的人。邓叔群先生192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荣获“斐陶斐”奖并被选为Sigma-Xi荣誉会员。回国后，邓叔群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教授，负责讲授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课程，并从事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其后，他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他在1948年当选为当时81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而后又在1955年，这81个院士中有46位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邓叔群依然是这46人中的一员。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论文近40篇，1939年出版了600多页的英文版《中国高等真菌》，而后在1963年又有一部影响深远的中文版专著《中国的真菌》问世，对我国真菌学，尤其对黏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回国近40年，截至1966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3400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50%（据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戴芳澜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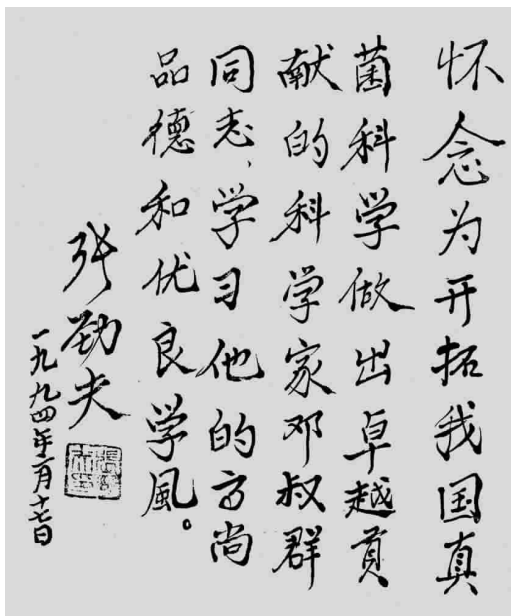
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 7 000 种)。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有些已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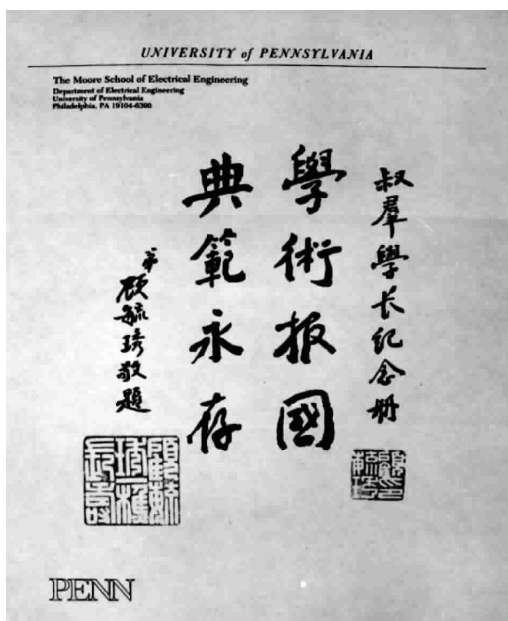
○ 邓叔群率全家与父母、胞弟邓拓夫妇在北京合影
(后排左二为邓叔群,后排右一为邓拓)

邓叔群先生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经常露出慈祥的笑容。他 1902 年 12 月出生于福建省闽侯(现福州市)一个清贫多子女的中学教员家庭,6 个孩子中他排行老四,刚出世就过继给严祖母收养为孙,取名严农荪,意谓农家的子孙后代。严农荪 7 岁时,严祖母突然过世,他失去了经济来源、被迫终止了学业,被生父邓鸥予领回改名为邓叔群。五十年代微生物所成立后,他们家搬到中关村 14 楼。他家有 3 个女孩,2 个男孩,有个儿子叫邓煌,和我年龄相仿,碰面经常打招呼;有个女儿叫邓庄,长得像她母亲。1966 年“文化

大革命”爆发，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位勤勤恳恳的科学家身上。原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的“三家村”的主帅和《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正是他的胞弟，他是邓拓的三哥。因受他弟弟的牵连，他被无限上纲上线，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反动权威”、“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被抄家、游街、戴高帽、挂黑牌，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凌辱。他可以说是中关村三座楼里老知识分子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于1970年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令人痛惜的是，在《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1966年又发现1000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1000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他三部专著——《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也同样被扼杀。另外一部1966年5月刚刚完稿的40万字并附600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8年的心血作为向1966年“七·一”献礼的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运。他的家庭和子女也遭到牵连，邓伯母和所有的子女无一遗漏地遭受到迫害。



○张劲夫同志（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纪念邓叔群题词



○ 顾毓琇(邓叔群院士的清华学堂级友)纪念邓叔群题词

今年(2009年)4月据美国媒体报道,康奈尔大学将流落海外70年的珍稀真菌交还中国,并特别提到1923年,中国学者邓叔群旅行半个地球,前来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学。5年后,他带着丰富的真菌学知识返国,其后10年骑马走遍中国各地,在森林、田地和沼泽中搜寻各种霉菌、酵母菌、地衣、茄属植物等。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邓叔群安排把他辛苦搜集的真菌移出南京的植物研究所,以免遭战火摧残,其中2278个真菌包几经辗转运到邓叔群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保存。邓叔群《中国的真菌》一书曾经仔细记下了他的真菌发现。康奈尔大学举行正式仪式,把稀有虎皮香菇(又称豹斑革耳, *Lentinus tigrinus*)归还给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该大学校长大卫·斯科尔顿(David Skorton)重申,康奈尔愿与科学界分享这批自1940年以来即由该校“为全球科学界珍藏的真菌(fungi)”,大约1700种真菌将移交给中国,包括57种被视为“无可取代”的菌种。邓伯伯如地下有知一定十分欣慰。但愿中国能够保管好这些真菌,真正促进对真菌的研究利用。

几位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

在中关村三座楼里还住有几位生物学的前辈,有植物学的前辈钱崇澍、